智者杨绛 仁者杨绛

○陈　旭（1981级电子）

2005年5月，我从电子系到学校工作，担任清华大学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，有机会与传说中的杨绛先生相识；分管学生工作时，每年会定期去向她当面汇报“好读书奖学金”的评奖和颁 发情况；2009年担任常务副书记分管校友工作后，更是有机会经常去看望杨绛先生。每次见面都是那么美好、那么难忘，我也日益了解到杨绛先生平和而丰满的内心世界。在我心中，杨绛先生既是智者，也是仁者。这里分享几个小故事以为纪念。

水晶猪和花墨猪

杨绛先生1911年出生，属猪。高龄之后特别是100岁之后，每年过生日大家都想去庆贺，但她一概拒绝，唯有清华的“老朋友”可以去。大家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，会带上表达心意的小礼物。2012年7月13日上午，我们到杨绛先生家里庆祝她102岁生日，同行的一位领导精心挑选购买了一只“水晶猪”作为生日礼物。杨绛先生爱不释手，嘴上却说：“我以为会送我一只墨猪的，因为我肚子里都是墨水。”大家都被杨先生的幽默诙谐逗得笑出了声。杨先生接着又说：“这只也好，透明的，一定是只聪明的猪。”我们都说：“这只水晶猪晶莹剔透，像您的品格和人生。”

吴冠英老师为杨绛先生画的五彩花墨猪

关于墨猪的想法我们默默记在了心里，2013年学校特意请北京2008年残奥会“福牛”设计者、清华美术学院吴冠英老师为杨绛先生画一只墨猪作为生日礼物，吴老师经过精心构思，画了一只漂亮的五彩花墨猪，调皮又可爱，杨绛先生非常喜欢。

“我有没有大你一倍年龄？”

杨绛先生经常“考”我们年龄问题，“我多少岁？”按杨绛先生的算法，自己在母亲怀胎十月时便已存在，所以年龄应按虚岁来算。记得最后一次谈到这个话题是2016年2月4日立春那天，杨绛先生说：“我今年已实106岁，也是开始了我的第107个年头，如果今年我去世了，我在世上生活了105年，也就是享年105岁。”她曾多次反复说：“我最大的愿望是无疾而终！”她做到了。

杨绛先生喜欢问我们：“我有没有大你一倍年龄？”2012年她这样问过时任清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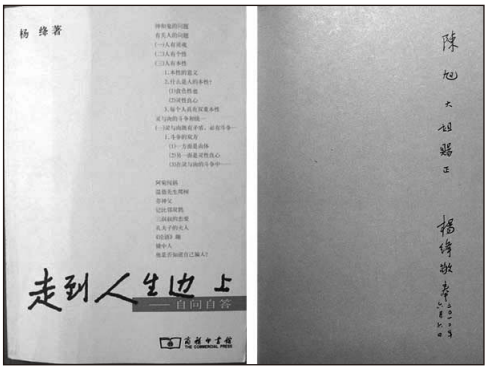
党委书记的胡和平。按杨先生的算法，胡和平 1962 年出生，那年 51 岁，正好是杨先生 102 岁的一半，杨绛先生很开心，略带着小得意。当时我也在心里盘算：到了 2014 年，杨绛先生便是 104 岁，而我 52 岁，也将恰好是杨绛先生年龄的一半。这一年，我很幸运与杨绛先生的半龄在此交集。

“不平等条约”

杨绛先生很谦虚，她说：“我和钱锺书有一个不平等条约，我的书由钱锺书题写书名，他的书由我来题写。我的字不如他的好，所以不平等，对他不公平。”她每天坚持写一篇小楷，一直到今年初，但她总说自己的字写得不好，每次我们去之前都要处理掉，不让我们看见。

杨绛先生言语中经常流露出对钱锺书先生深深的爱和由衷的赞赏。《钱锺书手稿集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出版后，她曾说：“这本书（手稿集）书名是我写的，这些书稿是钱锺书用毛笔写的，大概没有人用毛笔写英文！批注是后来的，批注过多次，不同时间的批注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尽管杨绛先生是我们的长辈，但她坚持遵循中国传统礼仪，对我们每个人都给予尊称。2012 年 6 月 6 日，杨绛先生赠送给我一本《走在人生边上》，还在扉页亲笔题字：“陈旭大姐赐正，杨绛敬奉。”我实感不敢当。



杨绛先生给陈旭的签名赠书

“我有一个好朋友”

杨绛先生曾说过：“我最高兴的是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叫陈希，这辈子很有意义。”

杨绛先生与陈希同志的感情非常深厚，这源于陈希同志对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敬重、关心和无微不至的帮助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。最近几年，陈希同志无论多忙，每两三个月一定去看望一次杨绛先生，每年都要去个五六次。记得 2014 年 2 月，杨绛先生因病住进了协和医院。已是 103 岁高龄的她不愿接受治疗，很不配合。陈希同志知道后非常着急，对杨绛先生说：只要您听医生的，配合治疗，我每天都来看您。他说到做到，每天中午尽可能早地赶到协和，不仅牺牲了午休时间，甚至误了许多次午餐。杨绛先生也是每天等到陈希同志来后，才进餐吃药。这样一直坚持了近两个月，直至杨先生病愈出院。

杨绛先生对陈希同志像对长辈一样无比信赖，像对家人一样无比依恋，像对孩子一样无比关心。每次见面，杨绛先生都会紧紧拉着陈希同志的手，眼神一直围绕着他不愿挪开，离别时总是送到门口依依不舍，情景十分感人。2014 年 12 月 24 日，我们陪同陈希同志看望杨绛先生，杨绛先生对陈希说：“我每天都能看见你，你穿着隐身衣就在这屋子里。”“你太忙了，我以为你会显得很老了，今天见了，没有，

杨绛先生与陈希

我很高兴。”陈希说：“确实很忙，每一件事都要仔细考虑、处理。”杨绛先生说：“我懂得！你不说我也知道。”杨先生有时听力不好，陈希同志在纸上写道：“不为自己的事纠结，所以显得不太老。”杨先生拿起笔划掉了“太”字，“不老！”

还有一幕我永远不能忘：杨绛先生躺在病床上，双手紧紧拉住陈希同志，揪揪他的耳朵，对他说：“你很忙，我很心疼你，快些回去吧。”

“老拍我的丑照”

杨绛先生非常爱美，也喜欢拍照，她会“控诉”井建军老师“老拍我的丑照”，也会“抱怨”说电视镜头里的自己像个“小老太太”。由于仰慕杨绛先生，去看望她的每个人都希望与她合影，杨绛先生一贯不喜张扬，并不喜欢答应陌生人的请求，但我发现她会给客人留面子，不会直接拒绝，她的“办法”就是在拍照时悄悄低下头，任凭摄影师怎么喊就是不抬起来。

我每次见杨绛先生，她总是非常优雅，穿戴整洁，衣服都是熨烫得平平整整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脚上穿着小巧的老式皮鞋，非常考究。杨绛先生生活简朴，我曾看到她贴身穿的一件碎花衬衫，衣领上打着补丁，但即使是补丁，也是补得整整齐齐，透着美丽。

杨绛先生热爱生活，愿意亲近大自然，她家的阳台是全小区唯一没有封闭的阳台，她说“这样可以接触到外面”。杨绛先生还是个美食家，她曾说：“我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先想想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吃。”她喜欢每天吃一块鱼、一碗木耳、一个苹果、多吃蔬菜。到了后来，吃饭成了问题，为了易于吸收和保证营养，保姆小吴把各种食材打成糊糊煮给杨绛先生吃，杨先生略带抱怨风趣地说：“吃糊糊，不需要唾液。没味道，闭着眼睛吃。”看得出她十分无奈，但仍很坚强，一直坚持着。有一次邱勇校长夸她身体好，杨绛先生噘着嘴回答：“我身体不好，脾气很大，虚火很旺。”我觉得即使是发牢骚，她也依然非常优雅。

“我们国家是最好的”

杨绛先生虽不出门，却非常关心国家的发展，关注天下大事，并且头脑清晰、思维敏捷，还能与时俱进。2014 年底，

杨绛先生与陈旭

杨绛先生说："我从来不唱赞歌、不唱高调，但我觉得十八大之后真的不一样了，现在是咱们国家最好的时候。"杨绛先生还说："习大大、彭麻麻很好，很不容易，他们为国、为民、为世界和平而操劳。"我们都很赞赏也很惊讶她居然知道"习大大""彭麻麻"这样的网络语言。

杨绛先生有次曾充满自豪地说："我们国家是最好的，现在一切都很好。"她说此话的神情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杨绛先生非常坦然地面对离别时刻的到来，称之为"回家"。每当我们说"下次再来看您"时，杨绛先生会说："我到时候还活着吗？"我们说："现在是最好的时代。我们都要好好活着。"杨绛先生笑着点点头："是的，最好的时代！"

杨绛先生的人生是完美的！我永远怀念她！

2016 年 8 月

（原载：《杨绛：永远的女先生》，周绚隆主编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）

"一二·九"运动 81 周年忆父亲何礼

○何吉林（1970 无线电）

我的父亲何礼（原名何维登，字仲觉），1934 年从辅仁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二年级学习。在清华期间他参加了"一二·九"运动，从此走上了为民族自立、国家富强而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。薛公绰（原名薛容），1932 年入清华大学生物系，与我父亲是南京中学同窗学友，后来又是清华明斋同宿舍好友。薛伯伯为人仗义，当年我父亲负责编辑进步刊物时，他可以舍财相助，但自己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，而是怀抱"科学救国"的理想，埋头勤奋读书。可是在 1936 年 2 月 29 日，国民党军警数千人在清华校园搜捕要求抗日救国的进步学生时，他觉得与己无关，没有听从我父亲和其他同学劝说，照旧去生物馆做实验。当他准备回宿舍的时候，被军警不由分说抓了去，在监狱关了好几个星期。当他蓬头垢面被释放出来后，见到我父亲就说："老何，我要参加革命！"他确实感到国难当头，清华园里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！

"一二·九"投身革命的清华学友 1949 年于沈阳合影。右起：陈舜瑶、宋平、何礼夫人郑延、薛公绰女儿、何礼、薛公绰夫人薛沁冰及儿子、薛公绰

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和薛伯伯参加清